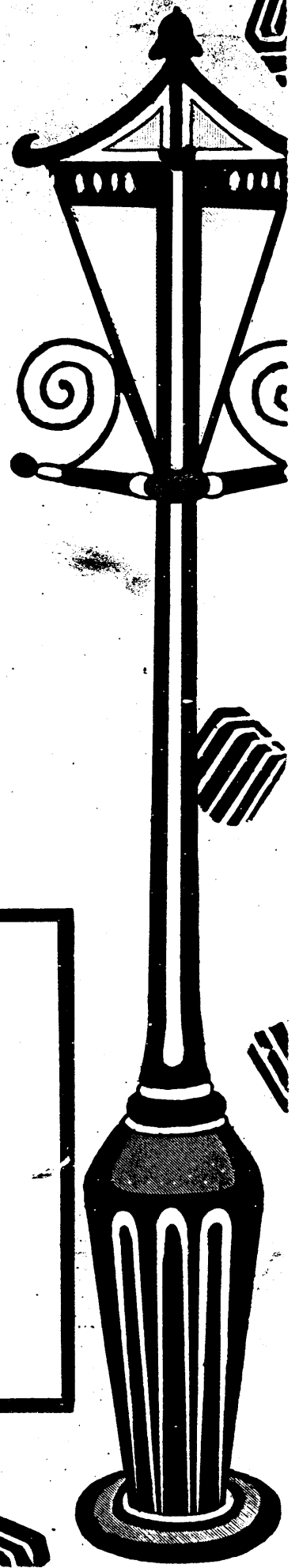


101





書獻南院

獻書者：
沈美正

日期：

17/3/2000

編者的話

要想編好一份刊物，讀者、作者、編者必須打成一片。蕉風創刊五年以來，讀者和作者都對本刊十分愛護；介紹訂戶的，提供意見的，投寄稿件的，都十分踴躍；這是可喜的現象，相信本刊在讀者和作者的熱烈支持下，將不斷的向前邁進。

今後，本刊將努力達成兩大目標：一為介紹優秀的文藝作品，二為提拔有希望的新作者。前者，編者經已函約數十位名作家供應優秀作品及翻譯當代外國名家作品；至於後者，本刊已定為本年度一項最重要的工作。馬來亞是不乏優秀的青年作者，以本期的「紅豆的懷念」一文作者淡瑩來說，他是第一次投稿本刊，年紀很輕，可是，他的這篇東西却是十分够水準的。我們希望有更多年青的作者，來參加這塊園地的耕耘工作。

從一〇三期開始，我們打算陸續的介紹近代文藝思潮，以及近代文學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讓大家能够呼吸到一些新的氣息，跟着時代的腳步往前進。此外，我們還計劃恢復出版文藝叢書工作。總之，我們要盡力開展文藝工作，希望燦爛的文藝花朵將開遍馬來亞的平原，也開遍馬來亞的高原。

路，展開在我們的面前，讓我們大家攜手前進吧！

目錄

編者的話..... (封面內頁)	海上的記憶 (詩)..... 陳慧華 (11)
拾下巴骨的日子 (散文)..... 黃牧文 (3)	半塊燒餅 (散文)..... 姚拓 (12)
年夜 (詩)..... 戰鴻 (4)	愛情的遐想 (散文)..... 夢華 (14)
紅豆的懷念 (散文)..... 淡瑩 (5)	迎駕 (小說)..... 馬漢 (15)
手錶 (散文)..... 辜健智 (6)	閑花集 (雜文)..... 藍空 (17)
狗 (散文)..... 艾芸 (7)	搬家 (散文)..... 黃光華 (18)
癡心女子 (小說)..... 鍾虹 (8)	快樂王子 (童話)..... 王爾德 (19)
陌生的搭客 (散文)..... 陳郁 (9)	恐怖之夜 (詩)..... 藏風 (20)
在五嶼島的一天 (散文)..... 麗磚 (10)	感 (詩)..... 黑三雪 (20)
在巴特申山上 (散文)..... 君紹 (11)	藝術家 (小說)..... 李崇陽 (23)
古琴 (詩)..... 綠穗 (11)	問題 (散文)..... 可人 (封底)

附中篇小說一冊

浪花..... 黃崖



拾下巴骨的日子

· 黃牧文 ·



在中國，有各種各樣的地方戲；一省固然有代表一省的地方戲，有時一縣也有一縣的地方戲。在我們家鄉，還有業餘戲班的組織，好像城裏的「票房」一樣。這批業餘戲子，每年都有兩個機會上台，那就是三月十八和七月二十二這兩天。每到這個日子，非但我們鎮上的人都跑去狂笑一場，連附近一二十里地以內的幾十個村子裏的人，也要跑來鬧開心。

這些業餘戲子，有的是讀過幾年書的農民，有的是街上的小商人。他們利用農閒時間，請師父在祠堂裏教戲，因為學戲的時間不多，教的人又不嚴格，所以做戲時老是笑話百出。有一個我們叫他老虎爺的，是個標準的戲迷，每年都要上台演幾齣戲。可是他在台上老是荒唐走板，甚至連唱詞也忘記。有一次他在台上唱不出戲來，就在台上走來走去，同那些敲後場的人搭腔，引得台下哄堂大笑。有一次戲子發癱疾，又找不到人替代，只好硬著頭皮去上演。那知到了上台，正是他的癱疾發作的時候，身子索

索發抖，唱又唱不出來。總而言之，這些戲就是這麼烏龍百出。

在中國鄉村裏演戲，多半是公開性質的，看戲的人用不着買戲票。照道理說，這種烏龍戲應該是沒有人看的，可是正因為烏龍，大家就樂得去解解悶，反正鄉下人有的是時間。我們附近那些村子裏的男人，白天的那一場戲倒不一定來看，晚上的那一場戲就非趕到不可。他們打着燈籠，三五成羣地從各處匯集到我們村子裏來。他們都是那麼興高采烈，把這種娛樂稱為「拾下巴骨」——這意思就是說，他們都準備笑一場；如果笑落下巴，自己就拾回去。

我的六叔，也是個戲迷，癡心妄想要上台做一次戲，讓村子裏的人欣賞一下他的藝術天賦。六叔是我祖母的小兒子，年紀比大伯父的女兒還要小一歲。我的祖父本來是個管教很嚴的人，可是對這個小兒子却例外，不常管束他。六叔讀書天份不佳，玩樂却有點鬼才；他在十多歲的時候，已經跟着我們的長工學些不三不四的戲，成天尖着嗓

子哼呀哼呀的，弄得一家人的耳朵都不得安寧。後來，有人勸他到祠堂裏去學戲，以便找機會上台出風頭。那一段日子，六叔就成天耍槍弄棍，連登毛廁也走台步。這樣學了一年多，化了一些學費，總算勉強可以登台了。不過鄉村裏的戲班子有一個缺點，就是缺少跑「龍套」的人。所謂「龍套」，就是戲台上每逢有官員或將帥出現之前，最先到戲台兩旁站立的那些角色。這種角色看來不用做戲，也不用唱戲，可是不經過一番教導，也是不容易演的。

六叔爲了要過一過演戲的癮，就叫了幾個長工去跑龍套。我家的長工阿堂是個不甘寂寞的人，聽說自己有機會湊熱鬧，就滿口答應下來。在開始上演的前幾天，他夜夜都同別家的幾個長工到祠堂裏去走走。在那裏，我看見六叔穿着長袍，揮着馬鞭，像模像樣地在演戲。阿堂舉着一面旗子，在幽暗的燈光下穿來穿去，後面還跟着幾個人。那位教戲的師父不停地呼喊着，把他們拉來拉去，不讓他們亂走。

不久，拾下巴骨的日子到來了。我們一家人，從老祖母到初解事的兒童，都相看一看六叔在台上是怎麼個樣子。到了那一天，幾個嬸母們和堂兄，一早就背着凳子到戲台左面的看台裏佔好了幾排位置，還叫孩子們留在那裏看守，以免座位被人掉換。

這天晚上，我們一家人都無心看開鑼戲，一味的等着看看六叔的功夫。我們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好不容易看完了前面的那些戲，接着就是六叔上場了。可是上場鑼鼓足足敲了十分鐘，也不見角色上場。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嬸母們談論着說：「難道六叔沒有在後台嗎？」

「不會的，」祖母說：「今天他連晚餐都沒有吃就走了。」

「一定還在穿衣服。」年紀最小的堂弟說道。

台下的人等得不耐煩，開始敲噪起來，而且有一陣輕微的人潮在掀動。因為看戲的男人都是站立在台前的。

忽然，一個穿便衣的人從台前

跑出來，向着我們的看台揚手。我定睛一看，認得是蒼山伯家裏的長工阿牛。

「阿彰，」他大聲對着我呼喊：「阿堂喝醉了酒，倒在地不起來。你們六叔叫你趕快來替他！」我滿面通紅，身上索索發抖。因為四周的幾千隻眼睛，正要看看我的面目。我堅執地不肯去，理由是我根本不懂跑龍套。何況那種角色一向被人瞧不起。

「去呀，阿彰，去呀。」嬸母們催促着。

「趕快去呀，要不然六叔要丟醜了。」祖母說。

我被逼得沒有辦法，只好滿肚子委曲地跑到後台去。

六叔早就化裝好了，臉上搽着粉和胭脂，眉毛和眼睛的周圍畫得很黑。驟然看上去，倒好像他不是六叔，而是另一個人似的。他坐在箱籠上，身上穿着一件綠色的武生盔甲，後面插着四面小旗，周身的銅片閃閃發亮。他足上穿的那雙三寸多高的戰靴，使他看起來威風凜凜。

「六叔，我不會跑龍套呀。」我說。

「不會跑也得跑呀，」他說：「好在你上次已經看到過了，只要大櫃上不差就行了。」

化裝師替我穿上一件背後有一個大白圓圈，圓圈裏有一個勇字的背心，又加了頂白色氈帽，全部的化裝就這樣完成了。管後場的人塞了一面大旗在我的手裏，就催促我

上場。

我一走出台面，台下的人就哄笑起來，弄得我手足無措。照戲裏規定，剛上場一定先到台前繞一下，然後站在一旁。而我連這一點也摸不清，一出場就站在一邊了。好在這些都不打緊，大家都明白這是捨下巴骨的日子。

六叔出台了，架子很不錯，他開始的那幾下台步，就把大家唬住了。我回過頭去望看台，發覺祖母樂得合不上嘴，嬸母們在那裏用手指指點點。我心裏想：「與其到台上來丟這樣的醜，還不如被反綁着手臂，押着去遊街的好。」

這是一齣武戲，要耍槍弄棍的，而且雙方要進出後台好幾次。六叔與那個大花面對手大戰的時候，本來規定只要幾下刀槍就要敗退下去的。豈料善道伯那傢伙忽然想到表演一下他的功夫，居然同六叔糾纏着不肯下去。六叔看看情勢有點不對，禁不住叫道：「善道，你瘋了嗎，趕快下去呀！」這一下，他才收住大刀，擺了個架子，領着他的幾個龍套進台去了。

第三次出台，龍套要做的戲就多了，我必須領頭在台上穿來穿去，却不能與對方碰頭。我剛走幾步，那個管前台的師父就把我拉住，示意我走一個方向。雙方穿陣的時候，有好幾次都撞個滿懷。這一切，使觀眾笑得直不起身子，幾個甘蔗梢頭飛上台來，打在敲後場的身上。

六叔同大花面善道伯作最後的

一戰時，兩個人都想顯些本領。善道伯一刀劈過去的時候，六叔就要橫着槍去擋。不知是善道伯的槍沒有拿穩，還是六叔用力過大，使那把大刀從他的手上飛到台下去了。這一下，笑聲就像潮水一般，在戲台的四周興起來。我從站着的地方望過去看見祖母已經笑得擦眼淚。大花面看見刀已脫手，便張開手臂，向着後台退去。那知行走太急，靴子又落了下來，露出一隻赤脚，一拐一拐地向着後台走去。六叔一本正經地舉着槍，擺一

個四平八穩的架子。我知道任務已完，便向着後台走。這時候，一個蔗梢正中我的脊背，使我踉蹌了一下。

「狗彘！」

「我的下巴骨呀！」有人怪聲地叫。

我回到後台，把衣服脫下來，重重地摔在地上，吐一泡口水在上面就走了。

然而，說也奇怪，我的六叔居然因為這一次的上台，在二十里的周圍內成了名。

年 夜

。鴻戰。

豐盛的酒筵，
燃不起腸胃的火來，
心的鍋爐，
裝滿了世紀寒冷的風雨。

想起流落的血汗，
這時該也凍僵了，
發不出芽，只一味沈默地懷念着
春天的家鄉。

想起倉惶散失的書稿，
不知仍否健在？
那兒有我思想的佈穀，
情感的杜鵑。

唉，想起，
想起戰馬，助章，佩劍，
它們征伐的故事，
會溫暖了年夜，加濃了她的笑。

餐桌的影子，
投落在蒼白的木板上，如今，
殘剩的杯盤發出無言的嘆息，
追悼這最後彌留的時刻。

紅豆的懷念

· 淡 瑩 ·

我小時候會有一個時期居住在鄉下外婆的家裏，這是一幢年久失修的洋樓，比別的洋樓寬大許多。洋樓裏住着外公、外婆、二姨、三姨、四姨、舅父、舅母和表兄弟們，上上下下共幾十人，可說是一個龐大的家庭。

外婆的屋子周圍種滿了各種各類的樹，有紅毛丹，山竹，還有一棵像外婆般年紀的紅豆樹。這株紅豆樹屹立於房子的東側，只要推開窗子，就可以看見這高大如巨人的紅豆樹，向四面伸展了蒼勁粗壯的手臂。

每天早上，當疏落的曙光悄悄地爬入我房裏，把我從夢中喚醒過來時，第一眼看到的便是紅豆樹，於是，我便會自然而然的哼起「紅豆詞」這首歌來。我雖然常常唱這首歌，但是却很不瞭解它裏面所含的意思。很奇怪的，這屋子裏的人全都會唱「紅豆詞」，連三歲半的小貝貝也會「伊伊呀呀」唱幾句。

紅豆，這些深絳得發亮的小東西，我想凡是居住於南國的人都不會感到陌生的。它們一簇簇地懸在樹上，只要遇到稍大的風雨，便會掉落下來。我和表兄弟們常於風雨過後去檢紅豆，檢回來便玩「溜球子」的遊戲。

一群玩伴中，我與俊表哥的感情最好，他沉默寡言，身體很孱弱；跟別人都不愛說話，唯有和我在一塊兒，他的話才比較多。我倆時常攜手在花園裏散步，或是偎依在紅豆樹下談笑。記得有一次，他執着我的手，指着滿地緋紅色的紅豆問道：「表妹，妳喜歡紅珠子嗎？」

我點點頭，也反問道：「你呢？」他搖搖頭，接着傷感地說：「紅珠子也叫相思子，相思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一個人可能因相

思而死，所以我不喜歡它。表妹，妳懂嗎？」他深情地望著我，眼珠裏露出異樣的光彩。我不明白他話裏的意思；但我却低聲地回答他：「表哥，我懂！」

他聽了我的話後，似乎很興奮，將我的手握得更緊了！

俊表哥不高興我唱「紅豆詞」，他說我不應唱這種哀怨悽惻的歌。爲了不願拂逆他，自那時候起，我就不再唱紅豆詞了。

第二年夏天，我隨父親遷到城裏去，離別前幾天，俊表哥老是躲在房裏不肯出來，因此我倆不及見一面就分離了！

約莫兩個月後，我接到一封俊表哥從鄉下寄來的信，和一小盒艷麗的紅豆。在信裏，他說：「表妹，妳知道我是多麼想念妳嗎？自從妳離開鄉下後，我變得更加沉默和憂鬱了……我雖然不喜歡紅豆，但我知道妳是喜愛它的……妳可會記得上次我倆在紅豆樹下所說過的話嗎？……讓我爲妳祝福，願妳好像嬌小鮮艷的紅珠子，永遠青春美麗！」

以後我也收到他多次的來信，裏邊總是說些思慕懷念我的話。每當讀完這種纏綿的信，我的雙頰就熱辣辣的，一顆心砰砰地跳個不停，然而不知甚麼緣故，我很少回信給他，即使有也只是寥寥數行。

放了年假，我隨母親回到闊別了一年多的外婆家。在我的想像中，俊表哥一定是愉快的在門口待着我，當他看見我時，一定較從前更親熱的握着我的手。想着想着，已抵達外婆的家。外婆、姨母以及表姐妹們全在門口熱烈地歡迎我們，可是卻少了個俊表哥！

在大廳裏，我終於見到了他，他比一年前瘦得多了，憂鬱的臉上簡直找不出一絲笑容，更令我訝異的是當他看到我時，似乎很羞澀。由於他的侷促不安，我反而覺得不好意思起來！但是他總含情脈脈偷偷地看著我。當我回望他時，他又

將眼投到別處去了。

我倆緘默相對著——一天、兩天、三天，一個月的假期就在緘默的氣氛中溜過了，我和俊表哥竟一句話也沒交談，我便回到城裏來了！

然而，我是多麼的悔恨呵，我悔恨爲什麼當時不鼓起勇氣跟俊表哥說話。

我返抵家中後半年，年紀輕輕的俊表哥就被病魔攫去了生命……

我冒着霏霏細雨，帶着一顆悲痛的心，趕去參加俊表哥的葬禮，葬禮是那麽簡單，在場的人也僅有外婆、姨母及表姐妹們十幾個人。

當最後一抔黃土鋪完後，他們都回家了，唯有生前服侍俊表哥的六姑娘披著蓑衣在一旁陪伴我。忍了多時的熱淚，終於如潰堤的江水一般流下來，混雜了雨水滴落在墳上！我木然凝視着墓碑，心被痛苦所啃蝕着。

忽然，六姑娘淒淒地對我說：「四姑娘，恁是個好孩子，誰料得到他會這樣早過世呢？四姑娘，恁俊在病中還時常『珍啊珍啊』地呼你的小名，唉！真可憐喲！」

在濛濛的細雨中，我看見六姑娘正用乾癟的手拭眼睛！

「相思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一個人可能因相思而死！」俊表哥傷感的聲音，驀地在我耳邊迴旋，我打了一個寒慄，默默地說：「六姑娘，我們回去吧！」

這時，淒厲的風呼呼地刮着，天上的雷電憤怒地咆哮起來，雨也下得更大了……

俊表哥逝世後，我就長久地浸在悵惘的生活中。去年清明節，我站立在他的墓前，四周已荆棘叢生，一片荒涼蕭索的淒涼景象，令我不覺悲從中來！當我俯身拔起一把墓旁的野草時，倏然見到數粒深紅的紅豆，安祥地躺在那兒。兩滴眼淚沿着我瘦削的面頰滴下……



· 享健智 ·

你也許見過我腕上戴的手錶，並且驚奇的瞞着——它是多麼陳舊的一個錶啊！陳舊的幾乎可送進博物館囉！「這樣的古董錶爲什麼還要它呢？」你也許還會這樣地問。

是的，這是個陳舊的錶，十年前就買的了。但是，朋友，這並不是我的，我的錶早已遺失了。是的，遺失了。我第一次有錶，也是第一次遺失了我心愛的東西。在富家子弟看來，遺失一個錶算不得什麼，重新買一個就是了。可是在我並不如此簡單，經濟不允許我如此。

朋友，請你聽我慢慢敘述吧。

在我讀小學五年級的時候，也許因爲市場較景氣吧！手錶成了普遍的裝飾，班上的同學幾乎五分之一以上都戴着手錶，甚至低年級的同學也有戴手錶的。當然，那是屬於富家子弟，至于我這窮小子，只好羨慕的望着他們。有時上最後一節課，就得偷偷問鄰座的同學，還差多久才下課。但我不時看到他們那種得意的眼光，心中十分沒趣，因此喜愛手錶之心也更加強烈起來。

次年，哥哥進了中學。以一般的家長而言，都不願兒女落人之後，認爲中學生就該戴手錶，否則就不夠派頭。由於這個緣故，父親也特意買了一個新手錶給哥哥；雖然，父親自己也有了一個，但那是不合潮流的了。

這件事使我深深羨慕，忍不住心頭的慾望，就大胆地向父親提出了要求。父親把眉頭一蹙，左手摸着下巴沉思一下，半晌才說：「好的，只要你努力，年底的成績在三名之內，我就買一個給你。」哥哥畢業的成績是名列前茅的。

父親的要求雖然很高，但爲了手錶，爲了報答父親的心意，只好答應努力。

說也奇怪，那一年的成績，果然所願。隨着消滅，一味埋頭苦鑽，一切課外活動也很少參加。總算蒼天不負有心人，苦盡甘來，年底的成績，果然所願。

「第二名！」當我拿着成績報告表，腦海興奮的活躍着，「該不會錯吧！」我揉揉眼睛，仔細地瞧着，第二名，仍舊是第二名！

我的腦海裏立刻呈現着一個細巧的東西——手錶！多可愛的小寶貝啊！「的達的達」地响着，我喜出望外，顧不得一切，瘋狂地向着回家的路上跑。

「我也有手錶了！」我默默地想着：「再也不用羨慕別人了。」

進了中學，我第一次將新的手錶戴上，我小心的撫摸着，不停地望着，我將它比作我的心，「的達的達」的聲响，就是我的心的跳動。

「小心點！別弄壞了，不要隨便脫下……」這是父親的話，他花了將近一年的儲蓄，來成全我的心願，我心中有說不出的感激！

我總覺得有這樣高貴的一只手錶是光榮的；無事時老愛脫下來擺弄，想吸引他人的注意。上課時，先生在講壇上講書，我也很少聽進耳，而是分心在手錶上。

有一天，上最後一節課的時候，我覺得倦極了，坐得不耐煩，又不期然地將腕上的手錶脫下來玩弄着……忽然，校鐘無秩序的亂响，聲波送到學校每個角落，躍進每個人的耳朵，都有點毛骨悚然。老師們帶着全體同學。茫然的往操場跑，這是火警的訓練。

第二天早晨，我找手錶，卻不在往時所放的地方。我揉揉眼睛，找我的手錶，仍舊不知所在。我有點慌了，翻箱倒櫃的找，找了整個房間，一切書籍用具弄得狼藉不堪，始終尋不出我的手錶。我幾乎急得哭出來了。

那個早晨，我茫然地上學去，不安地挨過了一天，我不知道那一天的課程是怎樣應付的，我的心只想着心愛的手錶，至于老師所講的，我却一點也沒有聽進去。好容易挨到放學，我匆匆地跑回家，又茫然的找着，找着，但找了半天也無踪跡，我真的急得哭了，在狼藉的房間裏，散亂的牀鋪上嗚咽的哭泣起來……

傍晚，父親放工回來，他照例到我房間裏來，調查我的功課與作業。父親向來是愛我們的，他見到我狼藉的房間及哭腫的淚眼，關切地問道：「阿智！你到底怎樣啦？弄到這樣子！」

這時，我的心激烈的跳着，我想：「父親知道了他心血積蓄所換來的東西已被我遺失，該會多麼的生氣啊！他或者會減少了我對他的疼愛。可是我顧不了這些，反正他遲早都會知道的。於是，我坦白地說：「我……我的手錶……不見了。」

「不見了？」父親驚奇地反問，慈祥的臉上起了一陣痙攣，頓了一會才改變語氣說：「也罷！我那個舊的你先拿去用吧！以後有錢，才給你買一個。……」我這時的心真有說不出的感激！我領悟了父愛的偉大，反而希望父親能罵我一頓，甚至打我一頓，倒可減輕我心頭的痛苦。

「孩子！別太傷心了，聽爸爸的話，還是專心讀書爲是。只要你成績好，爸以後會再買一個給你。……」

父親撫摸着我的頭髮，和藹地說。我呆呆的望着他慈祥的臉，心中有說不盡的感激，淚珠又簌簌落下來……朋友，現在你看到了我腕上的舊錶，你該知道它的來歷了吧？

狗

· 芸 艾 ·

自從我家的黃狗失蹤以來，我再想再飼養一條來看門。但是，要找一條好的狗畢竟是不容易的事。阿黃失蹤已經兩個多月了，兩個月來，我屢次託朋友物色都不可得。

一天晚上，自修後回到宿舍，一隻黑狗在宿舍前向我搖尾，牠的樣子是那樣的可愛！我做手勢喚牠，牠擺着尾巴向我手邊走來；我摸牠的頭，牠善意地舔我的身

。我想，牠一定是餓了才向我搖尾乞憐吧！我便給了牠兩塊餅乾吃。

翌晨，我發現牠睡在我窗前，牠聽見我推開窗子，又對我擺尾巴，並欣喜地把雙腳倚踏在牆上。吃早點時，牠跟到膳廳，牠那可愛的樣子博得同學給牠麵包吃。從這一天起牠就留在這裏了。晚上，牠睡在我窗前，用膳的時候，牠盤桓在膳廳。這樣，牠和我們寄宿的同學友善了。不知是誰還給了牠個名——阿黑，祇要一叫牠，牠就會搖着尾巴跑過來。放假那天，我想把牠帶回家去。但是

，牠是畜生，又不便乘車。我決定假期再來載牠，橫豎假期有同學在宿舍，牠總不會跑掉吧！放假後三天，我特請謝君駕車去接牠。我怕牠別後「狗眼看人低」，還特地帶了條鐵鍊和一個麻袋，預防牠不肯就範。可是，一抵學校，聽同學說牠失蹤了。虧我想得那麼周到，而事實却使我失望。

假期一直就在這裏也委實無聊，一經P地的李君寫信來邀我去他家玩，我也樂得去走走。幾年不見的朋友，一旦相逢，要談的話固然多，可是我仍不忘物色小狗。這次李君家裏的母狗剛好產了小狗，還祇有二十多天的時間。

「你不怕餓牠嗎？牠還要吃奶呢！」
「我會餵牠的。祇這隻狗，怕我沒工夫嗎？」我充滿信心說。

回到家裏，我餵牛奶給牠吃。這小畜生倒也可愛。晚上，我餵了牠最後一次，把牠放在木箱裏，墊些破布給牠睡，置在屋角的一隅。看牠安靜地睡在木箱裏，我也安心地上床休息了。

「伊鳴……伊鳴……伊……」我在酣睡中被這一陣聲音吵醒，揉揉睡眼，才聽清楚是小狗的叫聲。我料牠的肚子餓了，不得已，祇好懶洋洋地拖着身子起來餵牠。餵了以後，我又安心睡我的覺了。但是，過了片刻，牠又猶猶地哀叫了。我想，再過一陣子就會安靜的。然而，牠卻越叫越淒厲，擾得我睡不着。恍惚中，我聽得牠叫「媽媽……媽媽……」。這時我

有點不忍了。我想，牠還需要母愛的孕育的，我為甚麼這樣忍心使牠遠離母親呢？
「媽媽……媽媽……」我忍不住這聲聲的譴責。於是，我祇好起來把牠抓出箱子。看看此刻離天亮時間還遠，我就任由牠去行走，以便睡我的覺了。

第二天早上，我在酣睡中被弟弟吵醒：「哥哥，小狗撒了一地屎尿。」聽他這樣說，我又祇好起來了。果然，這小畜生弄髒了地板。「瞧，自作自受，還不自己弄乾淨它，我可不管。」妹妹在掃地，看見我就抿着嘴埋怨。我自認倒楣，祇好自己動手撒些生石灰，說好說歹，妹妹才把這髒物掃去了。

晚上，家裏來了次家庭會議，媽媽和弟妹都不肯再讓我將狗養在家裏，說牠已經刻奪牠們的一夜睡眠。結果，祇通融准許我把狗放在破陋的柴房裏。我仔細想想，自己也不再忍心聽牠喚「媽媽」了，就照他們的意思做吧！

第三天一早，弟弟又來把我吵醒，我不睬他，他却說：「柴房倒了！」我驚跳起床，跑到屋後去，啊！昨晚的暴風雨竟把柴房掃蕩成一塊廢墟。我在朽木堆中找到壓壞了的木箱，小狗的黃毛溼漉漉地，口裏還流着黃液——牠死了。除了內心歉疚之外，我還能說甚麼呢？
午夜夢醒，在恍惚中，耳邊還響着小狗淒厲的哀號，聲聲控訴我的罪過。現在，我相信我沒有養狗的興趣了。

癡心女子

鍾虹



「早呀！密司脫張。」密司吳走進二一八號病室，對着躺在床上的人說。

「早，吳小姐。」病人回答說。

「昨夜睡得好吧？」

「不太好。」

「昨夜我整夜沒有睡覺，」她說，「又是通宵。」

「在那裏？」

「在一個外國朋友家裏。」

「就是上次我跟你說的那個，密司脫巴里特·戴維斯家裏。」

這是一間頭等病室，床上的病人年紀大約三十多歲，臉上呈現極度疲乏的神色。但是密司吳並沒有去注意他的面孔，一邊摺疊着蚊帳，一邊說：

「昨夜的音樂真是有鬼，整夜的曲子總是奏吉里巴巴的。你知道我是最討厭跳吉里巴巴的，不過他倒跳得很好，所以我跳起來也不怎樣吃力——喂，你知道他是誰嗎？密司脫張。」

「不知道。」病人說。

「他是密司脫約翰·韋恩。」她說，「是在外國機關工作的。其實我希望他是電影明星——啊，最好他是葛里哥來畢克，我們女人沒有一個不喜歡葛里哥來畢克的。」

「韋恩是美國的富家子弟，」密司吳說。「他的父親是威斯康辛州的參議員。我一個禮拜前才認識他的，可是再過半年他就要回到美國去了。密司脫張，你去過美國嗎？」

「沒有。」

「我也沒有。」她說，「不過將來我一定要去的，一個人沒有去過美國真是遺憾。」

「和韋恩先生去嗎？」病人問。

「沒有一定。」她說，「我的美國朋友很多，不過和韋恩去也可以，他年青，漂亮，家裏有一個很大的農場，如果我們能够結婚真是太好了。」

她把帳子捲到上面去以後，茫然地看着窗外出神。這時窗外的天

始是一片橘紅色，她對着這般美夢的色彩微笑了許久，然後低下頭去整理床上的被褥。

「我相信我們一定能結婚的。」

「密司吳說，『現在我們的感情一天比一天好，就拿昨天晚上來說吧，昨天晚上 Farelwell Walts 正跳到一半的時候，主人突然把電燈熄了，這時整個屋子裏是一片漆黑和神秘；韋恩緊緊擁抱着我，他激動地說：『My Rabbit』。那時我想他一定向我求婚了，可是等了半天，電燈亮了。不過，不過我相信總有一天他會的——』」

病人沒有說話，疲倦地閉上眼睛，密司吳說：

「唉，韋恩這個人真太好了，上禮拜天他去我家裏的時候，送給我很多化妝品，裏面有最名貴的夜巴黎香水，和密司佛陀口紅。他還給我說了許多美國的故事，許多新奇的事情，是我從來沒聽說過的。他說紐約有三十多丈高的自由神像，和一百多層的摩天樓。天哪！這樣高的房子，要是叫我去走的話，恐怕一年也走不到頂哩！哦，韋恩還說我很像他的妹妹，他說他的妹妹今年二十一歲了，密司脫張，你看我今年多少歲呢？」

病人沒有回答，密司吳抬起頭來說：「怎麼，睡着了嗎？」

病人慢慢張開眼睛，這時一個中年醫生踏着沉重的步子走了進來，一對深沉陰鬱的眼睛向密司吳盯了一眼，密司吳向他微笑一下便走了出去。

「王大夫，今天你值班嗎？」

密司吳從外面端了盆水回來，擦着病人床邊的椅子說。

王大夫沒有回答，用聽診器仔細診察病人的胸部。密司吳說：

「禮拜天值班真不是件好事，別人跟着情人全出去了，我們却留在病房裏，做這些永遠做不完的工作。本來韋恩約我今天到郊外去的，可是——哦，剛才我說到那裏了？」

密司脫張說：

「說到韋恩的妹妹。」病人說

「是的，說到韋恩的妹妹，你記性真好！」密司吳說，「韋恩說我很像他的妹妹，他說他的妹妹今年二十一歲了。你看我今年幾歲呢？」

密司脫張說：

「大概——」

「二十五。」密司吳搶着說，「聖誕節我才滿二十五歲，可是別人都看我二十三呢。」

「三年前她剛來的時候，我就聽她說二十五。」王大夫收起了聽診器，悠閒地說。「時間和女人是沒有關係的。」

「胡說！」密司吳脹紅了臉，氣憤憤地說。「整天你就在胡說八道，你又沒到過我家調查戶口！」

王大夫沒有說話，站在床邊翻閱病人的病歷。密司吳狠狠地瞪了他一會。然後用拾布在盆裏擰了把水，繼續去擦她的椅子。

王大夫倒是個好人，密司吳轉過身來，對病人說：「不過有

了。

「王大夫，今天你值班嗎？」

密司吳從外面端了盆水回來，擦着病人床邊的椅子說。

王大夫沒有回答，用聽診器仔細診察病人的胸部。密司吳說：

「禮拜天值班真不是件好事，別人跟着情人全出去了，我們却留在病房裏，做這些永遠做不完的工作。本來韋恩約我今天到郊外去的，可是——哦，剛才我說到那裏了？」

密司脫張說：

「說到韋恩的妹妹。」病人說

「是的，說到韋恩的妹妹，你記性真好！」密司吳說，「韋恩說我很像他的妹妹，他說他的妹妹今年二十一歲了。你看我今年幾歲呢？」

密司脫張說：

「大概——」

「二十五。」密司吳搶着說，「聖誕節我才滿二十五歲，可是別人都看我二十三呢。」

「三年前她剛來的時候，我就聽她說二十五。」王大夫收起了聽診器，悠閒地說。「時間和女人是沒有關係的。」

「胡說！」密司吳脹紅了臉，氣憤憤地說。「整天你就在胡說八道，你又沒到過我家調查戶口！」

王大夫沒有說話，站在床邊翻閱病人的病歷。密司吳狠狠地瞪了他一會。然後用拾布在盆裏擰了把水，繼續去擦她的椅子。

王大夫倒是個好人，密司吳轉過身來，對病人說：「不過有

了。

「王大夫，今天你值班嗎？」

「這是我聽過的話。也許他沒研究過心理學，」王大夫沒有開口，僅是嘆了口氣。

「王大夫沒有開口，僅是嘆了口氣。」

「所以找不到一個對象，」這話與說「快四十歲了，所以你

「很多男人是不懂得服侍女人的

「王大夫說：『王大夫這話

「他活潑、慷慨，這也是

「水區是誰嗎？」

「不知道。」病人說。

「他是X局的工程師，」密

「這五歲的人了，連舞也不會跳

「五年前我們同船來的，」密

「他在那時候就開始追我。

「他已經有半打尼龍絲襪

「他對我很好，」密司吳

「嫁給他。」

「你答應嗎？」病人問。

「答應。」密司吳說。「呼，

「我才不呢。」

「他好，那末你自己

「病人撲哧地笑了起來。王大夫

「但是媽並沒有死心。不過現

「我不知道。」病人說。

「拖！」密司吳說。「就像日

「內瓦的裁軍談判一樣，我用拖的方

「法來對付媽。可是再過半年韋恩就

「要回美國去了，拖也不是長久的辦

「法。所以，現在我希望媽死，一個

「人老了總要死的，還不如早死的好

「假如你的媽不死怎麼辦呢？」

「嫁個殯儀館的化粧師。」王

「大夫說。」

「你不能這樣侮辱我！」密司

「吳把拾布擲到面裏盆，咆哮着說。

「我有我自己的尊嚴！這裏又不是

「野人的地方，為什麼你一點不懂得

「禮貌？為什麼你這樣侮辱我！」

「安靜點吧，小姐，」王大夫

「合上手中的病歷表，說：『護士長

「是不許你們在病房裏吵架的。」

「密司吳不再說話了，她掉過頭

「來向門外看，護士長並沒有來，

「於是她端起面盆的水怒沖地走了

「出去。」

「王大夫也出去了，病房裏只剩

「下一片寂寞和冷清，包圍着床上的

「病人。」

陌生的搭客

· 陳郁 ·

你，陌生的搭客，在昏黃的燈光下，已經是第二次對我微笑了。

我不知道你從那兒來。一些時候以前，我披着一身蒼茫的暮色，踏上這個車廂，面對着你坐下，你就在這時微笑了。我回報你以和善的點頭。都沒有開口，我們只是沉默。

火車奔馳着，輪子在軌道上發出單調的音樂。

從車窗外掠過的都是差不多一樣的景色：那是屬於郊外的森林，膠園，山槽，小溪，村舍。以及聽着，看着，我倦了。於是，我坐正身子，打算小睡一會兒時，你，陌生的搭

客，你的眼光和我的接觸了，微笑爬上你的嘴角。

浴着微笑發出的光輝，我先去拜訪那夢之鄉。你，陌生的搭客，那綻開得正燦爛的你的微笑的花朵，在夢裏歡呼着迎接我。

於是，我愉快地醒來了。夢醒，不見了你，陌生的搭客。

我不知道你是到那兒去了。在我熟睡的時候，火車跑過了幾個站頭，你在那一個站頭下車的呢？你離開時，再一次對我微笑了吧？

火車依然奔馳着，但打窗外掠過的是黑暗接連着黑暗。

在五嶼島的一天

麗 磚

今天，雖是假期的第一天，但我却起了個大早。

當我匆匆忙忙的趕到碼頭時，那兒已經充滿了年青人的笑聲。

「哪！就在那兒，」住在這裏的陳同學指着遙遠的天邊浮在水面上的藍色影子，「算起來有五個島，我們就稱它是『五嶼島』，其中有一個較大的，就是我們的目的地。」

大家一登上船，船便緩緩地離開了岸，在清新的曙光中，開始乘風破浪前進。岸上的景物，都還蒙着一層薄紗。巖坡的渡頭、市政廳、蘇丹行宮，和丹絨的石椅，都漸漸朝後退，終被遺落了。

我們航行過屹立着的燈塔，駛出了疏河口。地平線展開了，眼前一片遼闊，兩岸矮矮的叢林，都沐浴在朝陽溫暖的光芒中。我爬上船頭，向遠處搜索，在那弧線的天邊，水天一色，帆影點點。鳥兒三五成羣，泰然自若地棲息在礁石上，令人羨妒。我們只好把這馳騁的心懷，寄託在海鷗上，讓它在滾滾的白色的浪頭上，逍遙自在地飛翔。……

「在很久以前，馬六甲的蘇丹……」陳同學開始他那神話般的故事；「有一個天仙般美麗的公主，愛上了一個由蘇門答臘來的漁夫。後來，那漁夫要回蘇門答臘去了，就跟他約定了後會的日期，並且對她立下誓言：一定駕着大船，接她回蘇門答臘去。誰知，當漁夫要來接她時，却在半途遇到風浪而葬身海底。這時，公主已經懷了孕，免不了遭蘇丹的毒打和人們的譏笑，可是她還不知道漁夫沉船的消息，仍然佇立在海邊，痴情地等待着漁夫來接她。後來，她終於在失望之餘，跳下海去殉情了。奇怪的是，她的屍體漂

浮到漁夫葬身之處，便永遠停歇在那兒，而成了今天的大島，你們看——」我們隨着陳君的手指頭望過去，「那是她的頭，她的胸脯，她那隆起的腹部，遠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孕婦仰臥着一般，而『孕婦島』的名詞，就是這麼來的。」

這時，天邊湧起烏雲，而且開始飄下霏霏細雨。於是，波浪愈來愈洶湧，看上去好像岩石一般。滔滔的白浪，氣勢洶洶的猛撞着船舷，似乎是急切地想把船打沉。

我們在搖搖擺擺的船上，吹奏口琴，唱着歌，彈着吉打，各逞所能。有些勇敢的傢伙，還踏上狹窄的船舷，繞着奔跑。嘹亮的歌聲，夾帶着年青的、瘋狂般的歡笑，瀰漫在空中，驅散了恐懼和峭寒……

經過了兩小時半的風浪，島上的景物由模糊漸漸清晰，終於看清楚，島上一棵棵的椰樹，一片白色的沙灘。……

「到了！」大家狂呼叫嘯，紛紛脫下鞋，跳下小舟，分批登岸。

休息片刻，我們便踏上石階，參觀島上唯一的「拿督公神廟」。進廟時得脫鞋，我們本來就赤脚的，所以便逕直走進去。廟並不大，是回教堂式的，在一個低矮的神龕裡，放着一塊石頭，那就是「拿督公神」的所在；每年，島上總有幾次熱鬧的日子，各地居民，尤其是漁夫，都到這裏來祈求庇佑。

逗留片刻，我們便爬上廟後的山。由於剛才下過一陣雨，山路因而泥濘，而且濕滑，大家只好戰戰兢兢地向前推進。兩旁叢林蔽天，淹沒了道路。有時，一陣風過，枝葉上的雨水，便沙沙地落下來。……

不知是誰，唱起了一支雄壯的歌，大家都附

和起來。在嘹亮的歌聲中，我們爬上峻峭的山坡，越過刺腳的荆棘，泥濘的路，橫在路中的樹幹，我們終於到達了目的地——相傳是「拿督公」得道的地方。

那裏有幾塊巨大的石塊，其中有一塊，中間裂開一條極深的縫，插着一枝青色的馬來旗幟，石前置有香爐。

「哪！就是這裡，」陳同學指着那石縫說：「當『拿督公』得道時，巨石為之裂開，讓他從石縫中走進去，到極樂的天堂去，享受永恆的幸福。」

「石縫這麼小，我這胖子怎麼進去？」胖子的話，引得大家哄然而笑。

上山容易下山難，然而，我們却下得很快，幾乎是奔跑着的。到了山下，跑在最後的胖子林說：「得道真不容易！」他用手巾擦着額上的汗水，喘不過氣來。

我們在供遊客休息的亭子裡，吃着香噴噴的咖哩雞和麵包。大家的胃口特別好，連平時食量如麻雀般小的女同學，也大口的咀嚼着，吃得津津有味。

豐富的午餐過後，自由活動便開始，有的忙不迭地換上泳裝，投在綠波中載沉載浮；這時，已是風平浪靜，潮水在不知不覺中退得很快，露出一大片潔白的沙灘，讓我們這些年青小夥子，在那上面追逐，奔跑，遊戲。……有的却爬上奇形怪狀的岩石，擺着各種姿勢，讓拍友攝取最美妙的鏡頭；有的逗引着島上成群的鴿子——那是島上的居民所飼養的。

我拿了幾張報紙，鋪在亭子裡，來個舒適的午睡。閉上眼睛，海風習習吹來，輕輕地拂着我的臉，使我彷彿飄上了仙境。

汽船的汽笛聲，把陶醉在歡笑中的我們召喚到現實裏來，船等待着我們歸去。

我們又再肩起行裝，涉水走過淺灘，登上小舟，依依不捨地離開這脫離塵寰世俗的世界。

在巴特申山上

· 君 紹 ·

站在潔白的階石上，看着走道兩旁渾圓的柱子，頂着摺紋斜角的鱗片似的蓋頂，體味着青翠欲滴的榕葉肥片，飄拂似夢絲般的赤根。涼風輕拂衣裳，粗獷的髮根亂了，身上有怡然的感觉。靜極了，幻覺的翅膀，展開了艾收斂，這金黃瑰麗的午後日光，有似蟬翼的輕盈，披在身上，溫恬可喜。

不知道還有多少個機會，能够再把心情浸沈在這透明的喜悅裏？不知還有多少個這樣可愛的午後，把曠達的苗兒，栽植在夢般溫馨的金色領域中。靜極了，這可愛的午後，這令人欣悅的清風，這滋生希望的綠茵草地。

我凝視窗前的相思樹，鵝黃的柔荑花，香噴噴的沁出的悅人氣息，這氣息是溫存的，使人產生遐思的。我不知爲了甚麼，每次總會想到相思柳絲梢頂上的藍天。我也喜歡懷念那純潔的白雲，聯想到孩童唱小白船時的甜蜜，聯想到田園交響樂流露出的恬寧安穩。我更喜歡站在白的階沿前，迎風看搖曳的紅葉。當凋了的猩紅謝落了它的生命彩色時，那那艷麗的迴光，值得留戀的奮鬥成長史跡，可歌可泣的經歷，我也一定會把它們藏入我晶瑩的憶念箱裏。

啊，我是如此地雀躍，寶巾花、白秋香，開在我復甦的生命跟前，作爲點綴，洋溢著春光，預示着燦爛的明天，把我念念不忘的永恆影子照射出來。我疼愛的雀兒，我並不嫌牠們的嘈噪。

願在這雨後被抹過琉璃般的淨藍天色下，把失敗的痕跡擦消，把譜過的詩篇丟掉。我，不再過份留戀繁雜的畫面；我，不再介懷於痛俗的暗箭。我將回看狂傲的臉色向他冷笑，還有，願上主赦免他們的無知吧，那些中傷過我的人。……

我，永以爲懂得推許的，是一個無塵的小天地，我的天地，我的世界，我心靈上的金色大千世界。

古 琴

綠 穗

編織着老態龍鍾的夢，
你悄悄地躺在古董羣中；
情感經區弄放完了，
你皺皺的臉再泛不出笑容。

在夢中你摘取一個夢，
它奏出你開朗的心胸；
如今你幽怨地酣睡，
心靈卻逐日沉重！

海上的記憶

陳慧樺

湛藍的海空，
一葉扁舟，
一船的笑聲。

那近近的島，
那迎來的島，
等着，等着，
却永遠等不了。

搖籃裏的孩子，
海的記憶還淡漠，
却愛揣測
多彩的雲海之歌。

顛簸，顛簸，
遙對可愛的島兒。

半

塊

燒

餅

姚·
拓·

斜對門的向嬌子，每次來我家串門的時候，順手牽羊總要帶走一兩樣東西。說起來，我對我們全村的伯母或嬌嬌們，印象最壞的就是她。無論冬天或夏天，她一來到我家和母親閒談起來，非要到坐麻屁股，她是一直不肯走的。她的個子大，肥甸甸地活像一尊泥塑的菩薩；嗓門也特別高，坐在前院說話，連後院都聽得清清楚楚。我的嗓門也不小，和別的孩子們玩起來的時候，聲音最響最亮的總是我。於是，一逢到向嬌子來了，我的母親不得不拉長頸子對我喊着說：

「阿拓呀，你不能靜一點嗎！大人家說話時，爲甚麼老是在一邊叫呀叫呀惹人討厭！」平常間，即使我吵破了天，母親也懶得罵我兩句的；唯有向嬌子來了，我才會當衆丟臉。這是我恨她的第一個原因。再一層，學校內戴老花眼鏡的老師，曾好幾次用紅木板子，敲打那個愛在別人抽屜摸鉛筆的瘦皮猴同學，他老人家說，摸別人的東西就是「偷」，長大後一輩子被人看不起。我的向嬌子偷不偷別家的東西，我雖不知道；不過，每逢她離開我家的時候，趁人

不覺，袖子內就捲走一兩樣東西，甚麼辣椒啦、番薯啦、包米啦，或者是一兩把綠豆，一兩顆大葱，總之是見甚麼牽甚麼。有好多次都被我的嫂子看到了，因爲向嬌子是長輩，也不好當面說她。母親又常常對我們說：

「那又算些甚麼呢！反正她拿去也是吃的！」

我的嫂嫂們就不同了，背後裏不免要說長說短，連帶着把向嬌子的履歷也要述說一番，我聽了不知有多少次，甚至以後聽都聽厭了。我嫂嫂總是這樣說：

「這個大腳婆呀，生就的手癢，大概是從她的山南老家帶來的脾氣吧！」

「山南」是指我們家鄉以南地區的人們，那裏也許常常鬧飢荒的緣故，隔兩年總有一批逃難的人們從我們村前經過，山南的男子們，臉孔黃得像一張張棧牆的黃紙；女人們却又大又高，都像我的向嬌子一般，腳底下的金蓮像隻小船——而我們鄉下的女人們，小腳只有三寸長才够上美人的標準。我的胖向嬌子，據說就是從山南逃難來的，可是走到我們村上時，她的元配的

丈夫却把她賣給了我對面的瘦小的向叔叔。

我的向叔叔那表人材，說句不好聽的話，真像水滸上的「三寸釘」——武大，個子又小又瘦，再加上彎腰駝背，活像冬天裏河邊的黃枯蘆葦，風一吹就會把他連根吹跑似地。他到了三十歲還沒有討到老婆。恰好向嬌子和她的丈夫從村上經過，他就用三十斤麥子把她買了過來。我的向嬌子現在雖然胖得混身亂顛，但想當年也許是個漂緻的娘們，單單看看她的皮膚就知道了；那麼應該說，一個老婆只值三十斤麥子未許太便宜了些。不過，我的父親曾經燃着他的白鬍子教訓似地對我們解釋着說：

「在那個年頭，三十斤麥子已經不少了，說不定三十個饅頭就可以買一個老婆。你們想也不會想到，鬧飢荒那年，村頭上一個逃難過路的孩子，站在土堤上高聲喊着說：『我餓呀，餓呀！』就那樣喊着喊着跌在地上死去了。俗話說：『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那時候，活命要緊，說不定買了她也只是買了條活命哩！」然後他言歸正傳：「你們這輩不知天高地

厚的孩子們呀，現在有饅頭吃，還想吃菜……」接下去，就是他老人家長篇大論的節儉治家的大道理。哥哥們聽着直打瞌睡，我偷偷地溜之大吉。

向嬌子就是這樣嫁給——賣給我的三寸釘向叔叔的。向叔叔脾氣好得像頭老得褪毛的瘦牛，向嬌子却像一頭獅子。她一天不知要向他發多少次脾氣。她罵起向叔叔來，在我家都可以清清楚楚聽到，什麼難聽的話，她都敢順嘴罵出。向叔叔永遠不還一句話，一直讓她罵到筋疲力盡爲止。全村的人，沒有一個不替向叔叔抱不平。向叔叔的堂弟們曾經代替向叔叔把這個胖女人吊在樹上抽逼一頓皮鞭子。打得她在樹上叫死叫活。大家把她放下地來，強迫她在向叔叔跟前叩一個響頭，陪罪，誰知她俯伏在向叔叔的腳前，竟趁勢向他的腳上咬了一口。那時恰好是在夜晚，我的向叔叔生怕他的堂弟弟會一怒之下打死了她，忍着痛沒敢出聲。以後他偷偷告訴我的父親，這個故事傳了出去，他的堂弟弟們也懶得爲這個沒出息的丈夫爭回一口丈夫氣了。請想一想，惡狠到像這樣的一個胖女人，誰會對她有好印象，背地裏會不拿她當做談話的材料嗎？

可是，天底下的事情，有時候往往奇怪得令人不敢相信。有一次中午放學回家，我一進大門就拉長

這是我母親的母親，經常我都是這
院裏，一直到母親答應了為止。這次
却沒有聽見母親的答應，連平日間
院裏的後院，這時竟然鴉雀無
聲。我嚇得之下，像個鋒利地向後
院裏跑去。但是，當我衝到雙扉
院裏的門口，我不得不停止了下來。
原來，原來後大院的門口跟前，擠滿
了五六個人。我的幾個嫂嫂，和我
的姐姐們，正提著腳跟，用耳朵靠
着窗子，似在窃聽着什麼秘密。我
當時怔了一怔，一轉身衝到了窗口
我的嫂嫂們，怕我喊出聲來，連忙
把指頭放在嘴邊「噓」了一聲，向
我揮了揮手，輕聲對我說：「聽，
大嫂向窗子在裏邊哭哩！」
這真是個天大的新聞，一向以
為天下出名的向窗子，這時候怎麼
無緣無故地哭泣？我爭搶着擠到窗
口，用耳朵貼着紙糊窗櫺，向裏一
聽，果然天房內有低低地嗚嗚的哭
聲，好像這天雜着訴說的聲音。這
是多麼難逢的機會，我當時霸佔了
半個窗子，靈機一動，用舌尖在窗
紙上弄了兩個小洞，像戴眼鏡一般
向裏面看去。
這哭聲說的是我的窗子，她
那瘦削的身軀大概是坐在一
張矮小的短檯上，因為衣服寬大，
身體又瘦，是無法看見短檯的，
那哭聲說的是「我」，一邊在揩眼淚，她
那瘦削的雙肩，連連地顫動着，
那哭聲說的是「我」，在上下跳動，
那哭聲說的是「我」，我真要笑出
聲來。

我的母親伸着雙腳，坐在手搖
的紡花車前，安慰似地的對向窗子
說：「過去的都過去了，老是說那
『半塊燒餅』做什麼！」
「老嫂子呀，」向窗子掩着雙
眼，向我的母親哭訴着說：「你不
知道呀，我就是到了閻王殿，投生
三世，也忘不了他的那半塊燒餅呀
！」她把「他」字說得特別高，緊
接着就泣不成聲。
我的母親嘆口氣說：「唉，真
是造孽！已經做祖父母了，還那麼
他呀！他呀！」的說個不休！」
「老嫂子呀，」向窗子張着紅
腫的眼睛乞憐似地望着我的母親：
「自從她給我半塊燒餅後分手到今
天，整整四十年啦。你知道不知道
，就是在四十年前的這一天——七
月十五立秋這天，我和他分手的。
這四十年來，白天，晚上，我都想
着他呀！老嫂子呀，想了四十年了
，我連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呀！」
我的母親搖着頭嘆了一口氣。
聽到這裏，我才摸清了一點頭
腦。向窗子口口聲聲所說的「他」
，大概就是指的這位走到我們村上
買她的丈夫吧！果然沒有猜錯。她
哭着又向我的母親訴說下去：
「老嫂子你聽着呀，我就是骨
頭變成灰，我也不會埋他呀！他
把我賣給瘦老頭子阿向，是他實在
走不成路啦！再不不然，就得兩個人
一齊餓死在你們的村邊，那個年頭
，沿路上不都是餓死的人嗎！」
「我知道，」我的母親說：「

賣妻賣子的也不是一個人，誰不是
活命要緊！」
「是呀，活命要緊！我哪能埋
怨他呢！人家那顆心呀，老嫂子，
我說給你聽，我比誰都知道得清楚
！分手的頭一天，我和他面對着面
，坐在村頭的破店內，一直坐了
一晚，他連半句話都沒說，只是低
着頭指眼睛。我呢，老嫂子你聽着
呀，啥事還不太懂，只知道哭！」
「可不是，」我的母親說：「
那時你才十來歲吧，我還記得你那
個時候的模樣兒呢！」
這一句話，惹得向窗子又顫着
肩頭哭了半天。我這時跪在硬梆梆
的窗台上面，兩隻膝蓋像是斷了一
般的難受，但怕姐姐們站了我的位
置，咬着牙聽了下去。向窗子哭了
一陣，又繼續從「老嫂子呀」開頭
說了起來：
「老嫂子呀，你聽着：我們就
是在街口那條石橋上分手的呀，他
背着二十九斤麥子——那是我給他
換來的。」
「你記得那麼清楚！」我的母
親感嘆着說。
「是呀，二十九斤，一點也不
錯！」向窗子抬起頭看着我的母親
，好像這件事她敢發誓似地說下去
：「本來死老頭子阿向給他了三十
斤。你知道，人家的那顆心多細！
多好！他馬上拿了一斤出來，在店
門口換了兩個燒餅。一個給了我，
要我趁熱吃下去，他說：『吃吧！
你兩天沒有吃一粒米花啦！』我哭

着，接了燒餅，我就是餓死了也吃
不下去啦！他呢，把那個燒餅小心
地揣在他的懷內——老嫂子呀，就
是我親手給他做的那件藍布上身的
懷內呀！」
我的母親也流淚了，用她的衣
袖沾着她的眼睛。
「人家待我好呀，我的老嫂
子！」向窗子用着顫抖的聲音說：
「我跟着他來到街口，剛坐在那條
石橋子上，死老頭子阿向就來了，
唧咕着說要把我帶走。他站在石橋
跟前好半天，什麼話也沒說。老嫂
子，我真該死！那時候你不知道我
心裏有幾缸幾桶的話都要向他說呀
，可是只知道哭，連半句也沒有說
！他背着那二十九斤麥子，站在那
裏好一陣子，才擠出來一句話：『
我……走——啦！』那裏是說話，
那是哭呀！就那樣扭轉身走了！」
「唉！」母親又嘆一口氣，用
衣袖揩着眼淚。
「人家走了幾步可又回來了，
」向窗子這時候是閉着眼睛，伸着
雙手，像是在說夢話：「人家回來
了，他慢慢地向懷內摸，向懷內摸
，把那個留給他自已吃的燒餅摸出
來了。他的手指那麼細，那麼黃，
慢慢地用力地摩，把那個燒餅摩成了
兩個半塊。他顫着他的瘦手，把那
半塊燒餅硬塞到我的手中。又站了
一會，就走了——我真該死！拿着
那半塊燒餅，像優了一般，哭得連
舌頭都硬了，還是沒說半句話。他
就那樣走了，是死是活，整整四十
年。」
(下轉第十四頁)

愛 情 的 遐 想

· 華 夢 ·

都走了，誰也不願留下。有的去到那海邊欣賞夕陽，看天邊的第一顆星閃出。他們就在那兒消磨一個可愛的黃昏和充滿詩意的夜晚；有的買了戲票，和劇中人一齊悲歡離合去了。既然大家都走了，看家責任自然就落在我的肩上。說實話，這個家只剩下了幾張桌椅和幾本破書，那裏值得看守呢！不過我倒沒有甚麼怨言。這世界無家可歸的人多着；而有家歸不得的人也不少。我既然有個家可守，也着實可以自慰了。

晚餐剛下肚，他們都迫不及待地走了。好像慢走一步，就會有什麼災禍降臨似的；其實說穿了，也不過是害怕最後一個離家，就得留在房裏看家。他們都是害怕寂寞的人，一羣都市驚塵的俘虜。他們是廿世紀的人，看家的事，只有我這個落伍的人來幹了。

本來，孤獨的生活是我所愛的。如果家裏沒有別的人，我就成了一室主人，再也不會有人來干擾我的自由了。倦了，就閒躺一會；想動，就在房裏散散步。每到這種時候，我就領會到自由的意義，同時，一些埋沒着的本性回復了。我可以陶醉在美妙的音樂裏，忘却一切苦惱，讓心湖中的怒濤激動，湧湧的一浪推着一浪。如果你要追逐時髦，尋求一點刺激，那末等到事過境遷，必然歸於平淡無味。

夕陽的金黃餘暉從對面屋子的背後照射過來，但看不到火紅的太陽！天邊的紅霞已然帶給我今晚的美夢。天空的白雲依稀，從一朵與一朵的間隙，襯托出蔚藍的天空，那樣的單純，有誰會理解那種的奧妙？

於是，在不知不覺之中，黃昏來臨了。銀白色的月光將渾沌的世界照清了，雖然有點朦朧，却始終是黑暗中一盞不滅的明燈。乳白色的光輝從窗口射進來，滿屋子都被那柔弱的清

光充斥着，屋子裏也平添了不少神奇的影子。我該沉醉在溫馨甜蜜的夢中嗎？假如有無可以相生，那麼，這些依稀的影子，不也早有生命的東西嗎！我不再為寂寞和孤單而嘆息，不再抱怨這種孤獨的廝守。寂靜中所能領悟的是和諧的意境，常出現不可言喻的妙處。這兒如果有酒，我可以對月痛飲，以証實酒的千古魅力。

我也喜歡這兒有杯清茶，慢慢地吸品，領略東方民族的平淡情調。有人把愛情喻作苦杯，但我願意它是一杯苦茶就好。然後，我想到春天的桃花，那是在故國草木欣欣向榮的時光。粉紅色的花朵，有如一顆顆的紅心，象徵着某種和諧！唉，唉，是我在做愛情的夢嗎？我睜開眼簾，看看是夢幻還是事實。是的，我在做夢！我不是早就熄了燈，靜躺在月亮的光輝之下嗎？呵！愛神，我虔誠地祝告，讓愛情之花開放在伊人的心中，而我青年的心，將會有感恩的光輝。

青青之溪常流。但我不企求盲目的愛情，施予的愛情也不要。

此刻，我獨坐窗前，無聲無息的。她的情影，近在咫尺，和我低訴衷曲。

我恍惚聽到幽咽的嘆息，一種愛情的哀怨。我看見她腮頰上的微笑和那含嗔的表情——這些久使我迷惑的東西。我明白她內心的波瀾是壯闊的，希望是崇高的。呵，她，美的象徵，智慧的化身！

太興奮了！讓我在這寧靜的時光，讓內心的秘密披露給你。

生命並不全是一場悲劇。甘露的滋潤帶來新的萌芽。

月亮不知在何時走進了雲幕，只有星兒對我作會心的微笑。當一切過去，我遂回歸塵世！

(上接第十三頁)

年啦了，連影子都沒有聽說過——說着說着，她索性嗚嗚哭出聲來。

「該回去抱你的孫女了！」我的母親揩了眼淚提醒向嬌子說：「再不回去，你的媳婦，該來叫你啦！」

「哈孫女！哈媳婦，哈兒子！」向嬌子用他的大手扶着櫃子緩緩地站了起來說：「我恨透了你們這透透了死老頭子——你們村上的人，恨透了呢！他為啥不早點死呢！」

我的母親說：「不要唸咒吧！咒死阿向，你也老了！」

「老啦，是的，我的老嫂子！」她用力地擦着眼睛，好像是怕別人笑她會哭過一場似地，「可是，心是肉做的，一千年，一萬年也不會老！是吧！老嫂子！」

兩個人緩緩地走去開門，時候實在已經不早，她真的該回去抱她的孫女了。

可是，她什麼時候開的門，什麼時候離開我們的家，我都不知道，因為她邊說邊流淚的時候，我也陪着她在窗台一直流淚不止。等到她走後，嫂嫂們把我從窗台上拾下來時，我才如夢驚醒。這時窗檯上的白紙，已經濕了整整一大塊，簡直要另糊窗紙了。

從此以後，每逢見到向嬌子她那肥甸甸的身軀，我就不期然地想起「半塊燒餅」的故事；即使以後聽到她吵破耳膜的嗓門，我也不覺得十分刺耳了。

迎駕

馬漢

袁校長今天到校特別早。

當他踏入辦公室，在簽到簿上簽名時，校工阿添正在用雞毛帚掃檯面上的塵埃。

袁校長今天的神色，打扮與往日不同；兩隻尖銳的眸子在近視眼鏡下滾動着，下巴那些可和孟加里佬媲美的手思，想是清早起來刮掉了，下巴還顯得一片暗青色；他一踏進辦公室，就滾動一雙眼珠，往四處深射，一反往日那種失神和進門連打呵欠的樣子。

今天，他穿得一身整齊：覺得平貼貼的恤衫加了一條領帶，配着一條深灰色的「的確涼」長褲，就是腳上那雙開了咄為磨埃封住了的利便鞋，在陽光下也居然有了光彩。誰能從他這一身打扮上找到他平時那種恤衫放在褲外邊打掃，一邊以詭異的眼光往他身上投射哩！

袁校長簽罷名字，走近他的辦公檯邊，小心翼翼地把稍微歪斜了的文件簿冊整理一下，又回顧再三，然後踏着大步走出辦公室。這時才有一個教師踏入校門。

袁校長直走到柵門邊，遠遠地望着那整齊美觀的校舍；那邊是新建好的教室，一番新的氣象；這邊的舊校舍一週前才重新粉刷修葺，和新校舍正好相配，乍看起來叫人分不出新舊。校前兩棵的蒼翠的馬尾松和幾棵夾竹桃，也使校長添多了幾分美觀。袁校長看着看着，忍不住用手撫撫下巴，喜上眉梢來。

大家都為袁校長這番神情吸引了，一個個目眦盡張，然後鄭重地說道：「因為新的教學法是用嚴重語調宣佈出來的。隨着這一番話而起的。」

袁校長這一番話是用嚴重語調宣佈出來的。隨着這一番話而起的。

有人打開箱屜把桌上的藤鞭塞了進去，有人在整理學生本子，有人在搬動教具準備應用，也有人在

談論着。

「真的來了？」有一個聲音。

「但願不要看我，因為我今天不準備教新課。」另外一個聲音說。

「怕甚麼？我平時怎麼教，今天就讓他看甚麼。來與不來，看與不看我還不是一樣。」

辦公室內一片嘈雜的聲音。但是，這騷動，這一片嘈聲，隨即被上課的鈴聲打斷。少頃，辦公室內又有許多座位空着，空氣又平靜下來了。

督學團的派員果然駕臨了。那時已經是九點半了，那是袁校長到校後的兩個半鐘頭的事。

當督學團派員的車子才在校門邊煞住的當兒，等待了將近三個鐘頭，眼睛開始發癢了的袁校長立刻發現了。於是，他一邊用手拉拉褲頭，一邊快步走到校門外。那時，派員已經開了車門，是兩個鼻樑上架着近視鏡，和藹可親的年青人。

袁校長滿臉笑容地招呼着，一一握手之後，便把他們迎了進來。走着，兩位派員中的一個告訴校長說他們一團十幾個人，因為時間關係所以分批參觀不同的學校。

「我們這次來並不是正式巡察，只是隨便參觀一下，大家互相研究研究就是了。」一個派員一派謙遜地說道。

「好說好說，請指教，請指教！」袁校長必恭必敬地回答着說。

說着，已經進了辦公室。袁校長二步搶先進了門，拉了兩張椅子出來準備請兩位派員坐下。這時呆在辦公室內的副校長和三位教員都站立起來迎駕。派員進了辦公室，袁校長一邊給同學介紹，一邊喊道：「阿添，阿添！」又回過頭來問派員道：「兩位喝點什麼？」問明後又對阿添喊道：「咖啡奶，咖啡奶四杯！」然後招呼着派員坐下。

兩位派員並沒有坐下。他們走近了牆壁，昂首看着掛在壁上的各種統計圖表，還有那擺放教具的櫃邊站着各種教具。校長、副校長都陪着站在一邊看。

好一會，派員終於往預先擺好的兩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其中那個看了統計表好一會的問題道：「貴校的學生可真多啊。貴校該是所特大型的小學吧？」

「嘿，不多，不多。年頭開學時是九百八十七人，現在只剩下九百七十三人了。不是特大型的。」袁校長屈着指頭說道：「本來我們又馬上接下去解釋道：『本來我們是有足夠的教室和座位，可以成為正式特大型學校的，當時登記時也有足夠開班而成特大型的學生。可是，別開學校故意減少書錢而致一部份不明白的家長把子女改送他校，我們知道時已太遲了——不過，我辦學可不計較多幾個學生，少幾個學生，我一向是為教育而教育的！』」

這一番話說得很中聽，可是派員們似乎沒有太多興趣。所以當袁

袁校長必恭必敬地回答着說。

說着，已經進了辦公室。

袁校長二步搶先進了門，拉了兩張椅子出來準備請兩位派員坐下。

這時呆在辦公室內的副校長和三位教員都站立起來迎駕。

派員進了辦公室，袁校長一邊給同學介紹，一邊喊道：「阿添，阿添！」

又回過頭來問派員道：「兩位喝點什麼？」

問明後又對阿添喊道：「咖啡奶，咖啡奶四杯！」

然後招呼着派員坐下。

兩位派員並沒有坐下。他們走近了牆壁，昂首看着掛在壁上的各種統計圖表，還有那擺放教具的櫃邊站着各種教具。

校長、副校長都陪着站在一邊看。

好一會，派員終於往預先擺好的兩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其中那個看了統計表好一會的問題道：「貴校的學生可真多啊。貴校該是所特大型的小學吧？」

「嘿，不多，不多。年頭開學時是九百八十七人，現在只剩下九百七十三人了。不是特大型的。」

袁校長屈着指頭說道：「本來我們又馬上接下去解釋道：『本來我們是有足夠的教室和座位，可以成為正式特大型學校的，當時登記時也有足夠開班而成特大型的學生。可是，別開學校故意減少書錢而致一部份不明白的家長把子女改送他校，我們知道時已太遲了——不過，我辦學可不計較多幾個學生，少幾個學生，我一向是為教育而教育的！』」

這一番話說得很中聽，可是派員們似乎沒有太多興趣。所以當袁

袁校長必恭必敬地回答着說。

說着，已經進了辦公室。

袁校長二步搶先進了門，拉了兩張椅子出來準備請兩位派員坐下。

這時呆在辦公室內的副校長和三位教員都站立起來迎駕。

派員進了辦公室，袁校長一邊給同學介紹，一邊喊道：「阿添，阿添！」

又回過頭來問派員道：「兩位喝點什麼？」

問明後又對阿添喊道：「咖啡奶，咖啡奶四杯！」

然後招呼着派員坐下。

兩位派員並沒有坐下。他們走近了牆壁，昂首看着掛在壁上的各種統計圖表，還有那擺放教具的櫃邊站着各種教具。

校長、副校長都陪着站在一邊看。

好一會，派員終於往預先擺好的兩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其中那個看了統計表好一會的問題道：「貴校的學生可真多啊。貴校該是所特大型的小學吧？」

「嘿，不多，不多。年頭開學時是九百八十七人，現在只剩下九百七十三人了。不是特大型的。」

校長一停止說話，一位派員就提議道：

「我們時間不多，還是請校長帶我們到圖書館和各教室去看看吧。」

「好的，好的，請喝茶，請喝茶！」袁校長連連頷首，捧起咖啡杯來說道。

派員最先被導至圖書館，因為袁校長素來以該校圖書館藏書豐富而自豪。

袁校長從圖書館主任手中接過鑰匙，一邊打開書櫃，一邊得意地向正在凝視着的派員自滿地說道：

「我們圖書館規模雖小，但是在本坡所有小學中算是藏書最多的了。嘿，這當然是因為地方太小了。請看這邊：這裏一部廿五史是去年才添購的；還有，這是資治通鑑，這是東方百科全書……這幾套書都是比較有價值的，就是在中學的教師，有時都要來做校借去參考哩！」

兩位派員繃了一縷眉頭，相顧一下，一個掏出記事本子記了一會，一個問道：

「袁校長，貴校圖書館果然藏書豐富，不過，適合兒童看的讀物會不會嫌少一點？」

「嘿，這個嘛——不少，不少，本校大約有兩千多本兒童讀物。」

「哦。」那個漫長地應了一聲，從圖書館出來便是新校舍了。

袁校長很得意地導引着他們走進那建成而未動用的教室，指着室內的設備說道：

「這些都是我親自督工建的，都是最新式的設備。」

派員按按黑板，量量學生座位，撫撫窗門，又四週看看，似乎相當滿意地掏出記事簿記下，然後說道：

「不錯。設備很完全，光綫也足夠。」

「嘿，這都是我親自監督下做的，不然，就沒有這樣令人滿意了。——哦，請問，我們明年多開新班不成問題吧！這樣，我們也就能成爲特大型學校了！」袁校長很關心地說着。

然後，派員又在導引下逐個教室巡視一番。因爲不是正式視察，所以沒有走進任何教室參觀教學。

巡視完畢，回到辦公室。派員們表示參觀完畢，要回去了。袁校長必恭必敬地請他們發表意見，他說道：

「請兩位先生多多指教，多多指教，以便我們隨時改革。」

派員望望手中的記事冊，回答說：

「我們回去後，整理好了就寄一份意見書來。不過我覺得你辦學的能力很高，貴校也是一間健全的學校！」

「好說，好說！請指教，請多多指教！」袁校長行了一個日本式的鞠躬，連聲說道。

校長、副校長一一和派員握手。

，又恭敬地送至汽車邊。派員上了車，汽車揚起一陣沙塵……

等沙塵停止下來，袁校長才如夢初醒，鬆了一口氣地走回辦公室。

這時正好放了學，辦公室內又洋溢著嘈雜的聲浪，人們在談論着。袁校長走了進來，走到辦公樓邊，很得意地說道：

「各位，我看剛才兩位派員的樣子是相當滿意的。兄弟很感謝諸位的合作，我想明年我們學校可以成爲特大型學校了！」

袁校長說罷就往椅子上坐下。這時，隨着他的尾聲，議論聲又起了。

「總算鬆了一口氣囉！」一個聲音說道。

「滿意就好了，不然……」

「另一個聲音。」

「特大型，特大型？目的要達到了吧？」角落裏，一個聲音的响着；「反正沒有我的事，明年走是要走的！」

誰也沒有去注意誰的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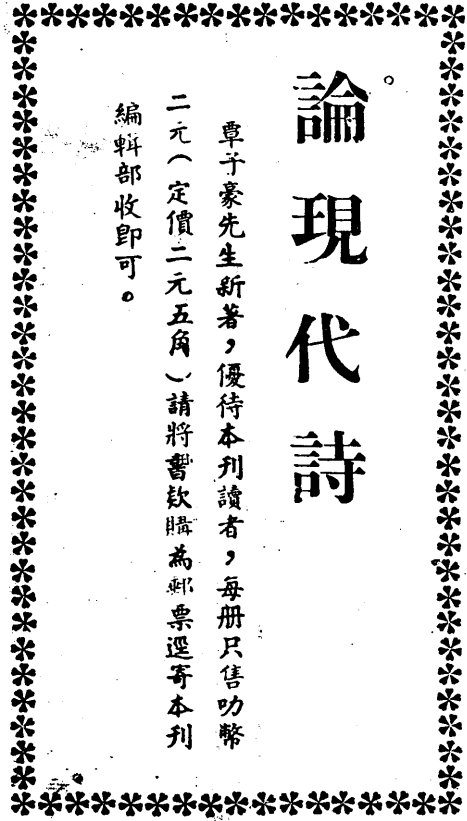
袁校長坐在椅子裏，一邊掏出手絹來拭去額角的汗珠，一邊想着這幾個月來的緊張經過情形。

自從得知督學團將要蒞臨以後，就緊張地舉行了幾度「緊急校務會議」，討論加緊工作，謹慎寫「教學紀錄」，添購圖書，繪製圖表教具，粉刷修葺校舍……真是忙得團團轉。現在可好了，一切成了過去了。

「明年，開新班，我便是特大型小學的校長了。」想到這裡，袁校長咀邊掛上了笑容。

論現代詩

覃子豪先生新著，優待本刊讀者，每冊只售叻幣二元（定價二元五角）請將書款購為郵票逕寄本刊編輯部收即可。



達的，正不知有多少人？而那些真正學有專長，常在吃不飽、餓不死邊緣上過着活的人，萬一他們不服氣，偏要出而問世的話，也只有做「清客」的份罷了！

話雖如此，但有很多人仍是愛書，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我總覺書中別有天地，而且還是隨我意來選擇天地。任現實環境苦惱到什麼田地，在別人感到很不耐煩，唯有讀書的人，才得滲透這人間世變幻的常態。一卷在手，恬然自得，這正是讀書人逃避苦惱現實的最好方法，也就是書本能給人的最大好處了。至於說讀書為的是想獲得應世的技能，人應該為生活技能而讀書，這種理論縱然是真，而且有黃金美人的酬報，也只能算是品流斯下的看法。如此存心的讀書，不論讀得如何好法，仍是與真正的修養和

學問無關的。

真正讀書的人，既與黃金美人無緣，也和世間一切庸俗的享樂無份，其得用也，則終身為人役役，一若種樹的人，自己是不想獲其陰的。世界上的科學家、發明家、寫作家大都窮苦，也就是這個道理。至於有學問的人之所以潦倒不得志，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為着他們的理想超過現實，動輒不合時宜，難與世合。一是為着讀書愈多，則遇事考慮更多，欲為善既不為環境所許，想作惡又不肯埋沒良知，即便向人說理，也往往因所見過遠而不為人所納。像這種情形，不論古往今來，以至於千百年後，我相信還是毫無二致。此所謂「文章憎命」，乃讀書人所同有的遭遇，是無法避免的。

搬

家

黃光華

自從搬進這間亞答厝，已整四年了，亞珍那時該是五歲吧。本來，我對於住的問題從不計較，只要有水有燈，有睡覺的床，有吃飯的桌，此外一切都可隨遇而安，毫不在乎。但太太要搬家，也有理由。諸如衛生問題，出入行路問題，說起來，滔滔不絕如數家珍。

「這間草屋，實在不能住下了，」太太說：「房子這麼小，出門又要走泥路，遇到下雨天，滿地都是泥濘……」太太見我沒有回應，越說越不像樣，「人家有洋房，出門有汽車，你連這間亞答厝的改良，都毫無辦法。從下個月起，我不願住在這裏了，讓你自己去餵蚊子吧。」為了家庭的愉快，做丈夫的應該聽從妻子意見。因此我馬上陪笑說：「好啦，好啦，我們搬家就是啦。」說搬就搬，我們明天開始找房子，太太的

意思是這樣緊急。「好吧，明天妳找到房子告訴我，我去看看適合不適合。」太太露出勝利的微笑。隔天在公司裏工作的時候，電話叫我聽電話，我放下工作，提起聽筒原來是妻子打來的。她告訴我東寧某號有一間房，我因工作關係，告訴她等星期去看看。星期五、六這兩天，共接到妻的緊急電話十幾次，在公司裏的同事開始懷疑我，尤其老王，他扮着鬼臉說：「老平，家裏出什麼喜事啊？」

星期日早上九點鐘，太太要我跟她看房子去，第一是東寧某號，係太太的好友介紹。我們坐的士直達，房子確實不錯，光線充足，電燈裝飾精巧，房子是紅毛磚，以多種顏色來構成；磁盆兩個，還有抽水馬桶。太太看得心花怒放，於是跟房主談起租金。說來並不算貴，壹百元的月租

在我整個月的收入中，剛好是二分之一。況且屋主還要我一次付出二千元茶資。太太看看我，我看看天。於是房主說：「這是特別優待，要不是安妮黃介紹，還不止這個數目呢。」既然沒有妥協餘地，我們找第二家第三家，但不是房子太高，就是價錢太貴；不是同樓人太多，就是房子太壞，跑宗整個上午，連肚子飢餓也忘記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雖不算上房，也還不錯，廚房則所共用，水電無限制，一個月才四十，妻也滿意了，我們提出搬家的日期，房主笑着說：「先生，這屋子已由某某富翁買下來了，頂多只能租給先生兩個月，兩個月後先生還需要搬一次家呢。恐先生不知，特別聲明在前。」我和太太聽到了這話，才知又說了半天廢話，掉頭便走。跨出門，覺得肚子餓了，看太太的臉色不大好，只好安慰她一番，住不能解決，連肚餓的問題也不敢提出來討論。看樣子，太太也已倦極。跑了一天，仍舊回到老屋子來，一肚的空曠。太太一進門，就倒在床上。我摸出袋裏的鈔票一數，少了拾元另五角。「少到那兒去呢？」我搔首說：「恐怕是車費吧！」妻懶懶地說：「還說搬家，一隨着一聲沉重的嘆息，妻黯然地望一望我。」

快樂王子

王爾德

作者介紹

王爾德 (Oscar Wilde, 一八五六——一九〇〇) 生於愛爾蘭都柏林市的愛利昂街。他的父親是個醫生，也是對考古很有造詣的人。母親則是閩秀詩人，對政治和社會活動很熱心。幼年時，王爾德從母親那裏聽到許多希臘故事和戲曲詩歌的教養。到了十一歲，他進了學習院。王爾德天資聰明，很愛時髦。在中學時代選讀學生，他得到巴庫來獎牌，以最優等的成績入牛津大學，又以才氣出眾受五年的獎學生賞賜。一九〇五年三月，因同性戀事件，被判入獄兩年。出獄後，漂泊到法國北部海岸，後因貧困潦倒而死。

王爾德的著作以「獄中記」最著名。他的短篇小說和童話，也都很有成功。他的戲劇「沙美美」，「一個不要的婦人」，「理想丈夫」都是傑作。

快樂王子的像立在一根高圓柱上面，高高地在城市的上空。他滿身貼着薄薄的純金葉子，對面海濱石做成他的眼睛，一隻大的紅寶石嵌在他的劍柄上，燦爛地發着紅光。

他的像得到一般人的稱讚。一個市參議員爲他寫了一篇讚美的欣賞力，說過：「他像風信石，不過他又害怕別人會把他看作一個不務實際的人。其實他並不是不務實際的，只是他不及風信石那樣有用。」

「你什麼也不能像快樂王子那樣呢？」一個小孩對她那個哭着要月亮的孩子說：「快樂王子連做夢也沒想到會哭着要東西。」

「我真高興世界上究竟還有一個人是很快樂的，」一個失意的人望着這座非常出色的像喃喃地說。

「他很像一個天使，」孤兒院的孩子們說，他們正從大教堂出來，披着光亮奪目的猩紅色斗篷，束着潔白的遮胸。

「你們怎麼知道？」數學先生說，「你們從沒有看見過一位天使。」

「啊！可是我們在夢裏見過的，」孩子們答道；數學先生皺起眉頭，板着面孔，因爲他不贊成小孩子做夢。

某一個夜晚一隻小燕子飛過城市的上空。他的朋友們六個星期以前就到埃及去了，但是他還

留在後面，因爲他戀着那根最美麗的蘆葦。他還是在早春遇見她的，那時他正在沿着河順流飛去，追一隻黃色飛蛾，她的細腰很引起他的注意，他便站住同她談起話來。

「我可以愛你嗎？」燕子說，他素來就有馬上談到本題的脾氣，蘆葦對他深深地彎一下腰。他便在她的身邊不停地飛來飛去，用他的翅子點水，做出許多銀色的漣漪。這便是他的求愛的表示，他就這樣地過了一個夏天。

「這樣的戀愛太可笑了，」別的燕子呢喃地說，「她沒有錢，而且親戚太多；」的確河邊長滿了蘆葦，到處都是。後來秋天來了，他們都飛走了。

他們走了以後，他覺得寂寞，開始討厭起他的愛人來。他說：「她不講話，我又害怕她是一個蕩婦，因爲她老是跟風調情。」這倒是真的，風一吹，蘆葦就打着最動人的屈膝禮。他又說：「我相信她是慣於家居的，可是我喜歡旅行，那麼我的妻子也應該喜歡才成。」

「你願意跟我走嗎？」他最後忍不住了問她道：然而蘆葦搖搖頭，她非常依賴家。

「原來你從前是跟我尋开心的，」他叫道。「我現在到金字塔那邊去了。再會吧！」他飛走了。

他飛了一個整天，在晚上他到了這個城市。「我在什麼地方過夜呢？」他說：「我希望城裏已經給我預備了住處。」

隨後他看見了立在高圓柱上面的那座像。他說：「我就在這兒過夜吧，這倒是一個空氣新鮮的好地點。」他便飛下來，恰好停在快樂王子的兩隻腳中間。

「我找到一個金的睡房了，」他向四周看了一下，輕輕地對自己說，他打算睡覺了，但他剛把頭放到他的翅子下面去的時候，忽然天的一滴水落到他的身上來。「多麼奇怪的事！」他叫起來，「天上沒有一片雲，星星非常明亮，可

是下起雨來了。北歐的天氣真可怕。蘆葦素來喜歡雨，不過那只是她的自私。」

接着又落下了一滴。

「要是一座像不能夠遮雨，那麼它又有甚麼用處？」他說：「我應該找一個好的煙囪去，」他決定飛開了。

但是他還沒有張開翅膀，第三滴水又落了下來，他仰起頭去看，他看見——啊！他看見了什麼呢？

快樂王子的眼裏裝滿了淚水，淚珠沿着他的黃金的臉頰流下來。他的臉在月光裏顯得這麼美，叫小燕子的心裏也充滿了憐憫。

「你是誰？」他問道。

「我是快樂王子。」

「那麼你為什麼哭呢？」燕子又問；「你看，你把我一身都打濕了。」

「從前我活着，有一顆人心的時候，」王子慢慢地答道，「我並不知道眼淚是什麼東西，因為我那時候住在無愁宮裏，悲哀是不能夠進去的。白天有人陪我在花園玩，晚上我又在大廳裏跳舞。花園的四周圍着一道高牆，我就從沒有想到去問人家牆外是什麼樣的景象，我眼前的一切都是非常美的。我的臣子都稱我做快樂王子，不錯，如果歡娛可以算作快樂，我就的確是快樂的了。我這樣地活着，我也這樣死去。我死了，他們就把我放在這兒，而且立得這麼高，讓我看得到我這個城市的一切醜惡和窮苦，我的心雖然是鉛做的，我也忍不住哭了。」

「怎麼，他並不是純金的？」燕子輕輕地對自己說；他非常講究禮貌，不肯高聲談論別人的私事。

「遠遠的，」王子用一種低微的，音樂似的聲音說下去。『遠遠的，在一條小街上有一所窮人住的房子。』扇窗開着，我看見窗內有一個婦人坐在桌子旁邊。她的臉很瘦；又帶病容，她的一隻手粗糙，發紅的指頭上滿是針眼，因為她是

一個裁縫。她正在一件緞子衣服上繡花，繡的是西番蓮，預備給皇后的最可愛的宮女在下次宮中跳舞會裏穿的。在這屋子的角落裏，她的小孩躺在床上生病。他發熱，嚷着要橙子吃。他的母親沒有別的東西給他，只有河水，所以他哭起來了。小燕子，你肯把我劍柄上的紅寶石取下來給我送去嗎？我的腳釘牢在這個傢座上面，我不能够移動。」

「朋友們在埃及等我，」燕子說。「他們正在尼羅河上飛來飛去，同大朵的蓮花談話。他們不久就要到偉大的國王的墳墓裏去睡眠了。那個國王自己也就睡在那裏他的彩色的棺材裏。他的身子是用黃布緊緊裹着的，而且還用了香料來保存它。一串淺綠色翡翠做成的練子繫在他的頸項上，他的一隻手就像是乾枯的落葉。」

「燕子，燕子，小燕子，」王子要求說，「你難道不肯陪我過一夜，做一回我的信差麼？那個孩子渴得太厲害了，他母親太苦惱了。」

「我並不喜歡小孩，」燕子回答道，「我記得上一個夏天，我停在河上的時候，有兩個粗野的小孩，就是那磨坊主人的兒子，他們常常丟石頭打我。不消說他們是打不中的；我們燕子飛得極快，不會給他們打中，而且我還是從一個以敏捷出名的家族裏出來的，更不用害怕。不過這究竟是一種不客氣的行為。」

然而快樂王子的面容顯得那樣憂愁，叫小燕子的心也軟下來了。他便說：「這兒冷得很，不過我願意陪你過一夜，我很高興做你的信差。」

「小燕子，謝謝你，」王子說。

(下轉第二十一頁)

恐怖之夜

· 藏風 ·

夜拖着長袍

走過三千年前孔子的道德經上

於是：在千萬顆燈光與燈光之間

密的

疏的

呻吟，詭騙……

自陰晦的監房把頭抬起

在黑與黑之間

又是亂花爭鳴

鼠疫狂放

感

· 黑三雪 ·

我覺得我長大了，神呵！

深夜裏，星星在閃躲，風在怪嘯。

靜靜的，我沉默思付，
寂寞的流星從天邊殞落……

過去，現在，未來的

理想，驕傲和失敗。

用一支箭將月亮射落，

我銘記東方英雄的血濺！

我覺得我長大了，心靈茁長了，

我要在真實的夢境揚起征旗，

神呵，

用你智慧的手指示遠方；

那光芒的理想之國

和藝術的狂想！

燕子便從玉子的劍柄上啄下了那塊大的紅寶

石，牠飛起來，飛過橫比的屋頂，向遠處飛

去。他飛過那屋頂，看見那裏的大理石的

一個個的，他飛過王宮，聽見跳舞的聲音。

他飛過那屋頂，看見那裏的大理石的

一個個的，他飛過王宮，聽見跳舞的聲音。

他飛過那屋頂，看見那裏的大理石的

一個個的，他飛過王宮，聽見跳舞的聲音。

他飛過那屋頂，看見那裏的大理石的

一個個的，他飛過王宮，聽見跳舞的聲音。

他飛過那屋頂，看見那裏的大理石的

一個個的，他飛過王宮，聽見跳舞的聲音。

他飛過那屋頂，看見那裏的大理石的

一個個的，他飛過王宮，聽見跳舞的聲音。

他飛過那屋頂，看見那裏的大理石的

一個個的，他飛過王宮，聽見跳舞的聲音。

他飛過那屋頂，看見那裏的大理石的

一個個的，他飛過王宮，聽見跳舞的聲音。

且互相說：「這是一位多麼顯貴的生客！」因此

他玩得非常高興。月亮上升的時候，他飛回到快樂王子那裏。

他問道：「你在埃及有什麼事要我辦嗎？我就要

動身了。」

「燕子，燕子，小燕子，」王子說，「你不

肯陪我再過一夜麼？」

「朋友們在埃及等我，」燕子回答道。「明天

他們便要飛往尼羅河上游到第二瀑布去，在埃

兒河馬睡在紙草中間，門浪神(Menon)：古埃

及神像，相傳日出是能發出和豎琴一樣的聲音。

坐在花崗石寶座上。他整夜看着星星，到曉

星發光的時候，他發出一聲歡樂的叫喊，然後便

沉默了。正午時分，成羣的黃獅走下河邊來飲水

。他們有着和綠柱玉一樣的眼睛，他們的叫吼比

瀑布的吼聲還要響亮。」

「燕子，燕子，小燕子，」王子說，「遠遠

的，在城的那一邊，我看見一個年青人住在頂樓

裏面。他埋着頭在一大堆滿稿紙的書桌上寫字，

手邊一個大玻璃杯裏放着一束枯萎的紫羅蘭。他

燕子的頭髮是棕色的，亂蓬蓬的，他的嘴像鑽石

一樣地紅，他還有一對像做夢似的大眼睛。他在

寫一個戲，預備寫成給戲院經理送去，可是他太

冷了，不能夠再寫一個字。爐子裏沒有火，他又

餓得頭昏眼花了。」

「我願意陪你再過一夜，」燕子說，他的確有

好心腸。「你要我也給他送一塊紅寶石去？」

「唉！我現在沒有紅寶石了，」王子說，「我

就只剩下對眼睛。他們是用珍奇的藍寶石做

成的，這對藍寶石還是一千年前在印度出產的，

請你取出一顆來給他送去。他會把它賣給珠寶商

，換錢來買食物、買木柴，好寫完他的戲。」

「我親愛的王子，我不能夠這樣做，」燕子

說着哭起來了。

「燕子，燕子，小燕子，」王子說，「你就

照我吩咐你的做罷。」

燕子便取出玉子的一隻眼睛，往學生的頂樓

飛去了。屋頂上有一個洞，要進去是很容易的，他便

從洞裏飛了進去。那個年青人兩隻手托着臉頰，

「我願意陪你再過一夜，」燕子說，「可是我却不能够取下你的眼睛。那時候你就會變瞎子了。」

「燕子，燕子，小燕子，」王子說，「你就照我吩咐你的話做罷。」

他便取下王子的另一隻眼睛，帶着它飛到下面去。他飛過賣火柴女孩的面前，把寶石輕輕放在她的手掌心裏。「這是一塊多麼可愛的玻璃！」小女孩叫起來；她一面笑着跑回家去。

燕子又回到王子那兒。他說：「你現在眼睛瞎了，所以我永遠跟你在一塊兒。」

「不，小燕子，」這個可憐的王子說，「你應該到埃及去。」

「我要永遠陪伴你，」燕子說，「我就在王子的腳下睡了。」

第二天他整天坐在王子的肩上，給王子講起他在那些奇怪的國土上見到的種種事情。他講起那些紅色的驚鷲，牠們排成長行站在尼羅河岸上，用牠們的長嘴捕捉金魚。他講起司芬克斯，它活得跟世界一樣久，住在沙漠裏面，知道一切的事情。他講起那些商人，他們手裏捏着琥珀念珠，慢慢地跟着他們的駱駝走路；他講起月山的王，他黑得像烏木，崇拜一塊大的水晶。他講起那條綠蛇，牠睡在棕櫚樹上，有二十個僧侶拿蜜糕來喂牠；他講起那些侏儒，他們把扁平的大樹葉當作小舟，載他們渡過大湖，又常常同蝴蝶發生戰爭。

「親愛的小燕子，」王子說，「你給我講人種種奇特的事情，可是最奇特的還是那許多男女小燕子的痛苦。再沒有比貧窮更不可思議的了。小燕子，你就在我這個城的上空飛一轉罷，你告訴我在這個城裏見到些甚麼事情。」

燕子便在這個大城的上空飛着，他看見有錢人在他們的漂亮的住宅裏作樂，乞丐們坐在大門

外挨凍。他飛進陰暗的小巷裏，看見那些饑餓的小孩伸出蒼白的瘦臉沒精打彩地望着污穢的街道。在一道橋的橋洞下面躺着兩個小孩，他們緊緊地摟在一起，想使身體得到一點溫暖。「我們真餓啊！」他們說。「你們不要躺在這兒，」看守人吼道，他們只好站起來走進雨中去了。

他便回去把看見的景象告訴了王子。

「我滿身貼着純金，」王子說，「你給我把它一片一片地拿掉，拿去送給我那些窮人，活着的人總以為金子能够使他們幸福，」

燕子把純金一片一片地啄了下來，最後快樂王子就變成灰暗難看的了。他又把純金一片一片地拿去送給那些窮人。小孩們的臉頰上現出了紅色，他們在街上玩着，大聲笑着。「我們現在有麵包了，」他們這樣叫道。

隨後雪來了，嚴寒也到了。街道看起來彷彿是銀子一樣的，它們是那麼亮，那麼光輝，長長的冰柱像水晶的短劍似的懸掛在簷前，每個行人

都穿着皮衣，小孩們也戴上紅帽子溜冰取樂。可憐的小燕子却一天比一天地更覺得冷了，可是他仍然不肯離開王子，他太愛王子了。他只有

趁着麵包師不注意時候，在麵包店門口啄一點麵包屑吃，而且拍着翅膀來取暖。

但是最後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就只有一點氣力，够他再飛到王子的肩上去一趟。「親愛的王子，再見罷！」他喃喃地說，「你肯讓我親你的手？」

「小燕子，我很高興你到月底要到埃及去了，」王子說，「你在我這兒住得太久了，不過你應該親我的嘴唇，因為我愛你。」

「我現在不是到埃及去，」燕子說。「我是到死之家去的。聽說死是睡的兄弟，不是嗎？」

他吻了快樂王子的嘴唇，然後跌在王子的腳下，死了。

那時候在這座像的内部忽然起了一個奇怪的爆裂聲，好像有甚麼東西破碎了似的。事實是王

子的那顆鉛心已經裂成兩半了。這的確是一個極可怕的嚴寒天氣。

第二天大清早市參議員們陪着市長在下面廣場上散步。他們走過圓柱的時候，市長仰起頭看快樂王子的像。「啊，快樂王子多麼難看！」他說。

「的確很難看！」市參議員齊聲叫起來，他們平日總是附和市長的意見的，這時大家便定上去細看。

「他劍柄上的紅寶石掉了，眼睛也沒有了，他也不再有黃金的了，」市長說；「講句老實話，他比一個討飯的好不了多少！」

「比一個討飯的好不了多少，」市參議員們說。

「他腳下還有一隻死鳥！」市長又說，「我們的確應該發一個佈告，禁止鳥死在這個地方。」

書記立刻把這個提議記錄下來。

過後他們就把快樂王子的像拆下了。大學的美術教授說：「他既然不再是美麗的，那麼不再是有用的了。」

他們把這座像放在爐裏鎔化，市長便召集一個會來決定金屬的用途。「自然，我們應該另外鑄一座像，」他說，「那麼就鑄我的像吧。」

「不，還是鑄我的像，」每個市參議員都這樣說，他們爭吵起來。我後來聽見人談起他們，

「真是一件古怪的事，」鑄造廠的監工說。「這塊破裂的鉛心在爐裏鎔化不了。我們一定得把它丟開。」

他們便把它丟在一個垃圾堆上，那隻死燕子也躺在那裏。

「把這個城裏兩件最珍貴的東西給我拿來，」上帝對他的一個天使說；天使便把鉛心和死鳥帶到上帝面前。

「你選得不錯，」上帝說，「因為我可以讓這隻小鳥永遠在我天堂的園子裏歌唱，讓快樂王子住在我的金城裏讚美我。」

藝術家

李崇陽

假若我不是親手收到楊名山的請柬，我真是不相信他會開畫展。提起楊名山，一個消瘦的臉孔和藏在深度近視眼鏡後面的一雙倔強的眼睛立刻就會湧現在我的面前了。楊名山這個傢伙着實是有點可憐，他在社會上並不認識多少名流紳士，所結識的都是跟他一樣的窮光蛋。因此他的畫即使有怎樣高的藝術價值，只靠我們這羣「騷人墨客」讚揚又有甚麼用呢？現在的畫家要成名，總需要一羣名流捧捧場的呀！

到了開畫展的那一天，我一清早就到中華大會堂去，我從門口望進去，牆壁上掛滿了國畫和油畫，但，參觀的人寥寥可數，總不免覺得有點兒寒酸。

「哈哈，李老兄光臨，請進，請進！」楊名山看見了我，立即就出來招呼。今天這位藝術家破例結上了一條領帶，這條領帶很寬，看來是十九世紀的款式。

他帶領我進去，在「嘉賓題名」上題了名。我破題第一句就問他：「你怎麼忽然開起畫展來了？」

「要養老母，妻兒。又要辦年貨，有甚麼辦法！」他說話的樣子很滑稽，似笑非笑的；右手托了托眼鏡架。

「我想欣賞一下你的大作，麻煩引路，怎樣？」我說。

「老朋友有令，怎敢不奉陪？」他打趣地說着。

真奇怪，觀賞的人那麼少，看來「生意」也不大了，他還有心情跟我打趣，藝術家即是藝術家。

今天掛出來展覽的畫，多半我已經看過了。不過我仍然一幅一幅小心的觀賞一番，事實上，他的手法是很高明的呀！忽然，我發現一幅我沒有看過的作品，畫的是一大堆粉紅色的梅花和兩隻活潑生動的飛鳥，花枝繪得蒼勁而飛鳥繪得傳神，真叫我愛極了。

「是新作嗎？好極，好極！」我一邊問，一邊頭也不回地看畫。

「是最近畫的。」他說。接着，我一看下面的價目表，定價是五百元。

「假如我買了這幅畫，三個多月不用吃飯了！」我惋惜地說。

「這幅東西若賣不去，就送給你！」楊名山拍拍我的肩膀說。

「那就先謝謝你了！」我回身跟他握手，感激地說。

於是我們繼續去看其他的作品。

「這幅東西不錯吧？」突然一個很尖銳的女子底聲音響起來，接着是一陣刺耳的笑聲，把附近的人都驚動了。

我回頭望過去，原來是一個塗着滿臉脂粉，大約是三十來歲的少婦正跟着同來的幾個男朋友大聲的在批評着一張畫。

「是的，很不錯，很不錯！」那幾個朋友奉承地說。

我心裏想：這回準是有「光顧」了。我便和楊名山走過去看她說的是那張畫。

啊！她真有欣賞力，她看上的原來就是我不釋手的那幅定價五百元的「梅花與鳥」。

「看這些紅色的梅花多好！」她不知道我們在後面，她繼續評論着：「紅色是一種吉利的象徵，新年快到了，買了回去掛在客廳裏，真有意思呀！那兩隻鳥兒也很有趣啦！」

「是的，很有趣呀！」那幾個西裝筆挺的男仕們也接着說。

「我想買這幅畫，看看多少錢？」少婦連俯首去看價目表也不願意。

「是五百元。」其中一位男仕看了價目表便對她說。

「唔，雖然昂貴一點，不過也沒關係。」少婦接着轉身對一位男仕說：「請你跟我找主持人來。」

「不用找了，我就是。」楊名山壓着嗓子，很有禮貌地說：「小姐，很謝謝你要買我這幅拙作；可惜這位先生已經定下了。」他指一指我，接着說：「我就要把這位先生的名字掛上這畫上了。」

我真給他嚇得冷汗直冒，正要分辯，他却用眼色制止我。

等到那少婦和那些男仕們走了。我連忙抓着楊名山，着急地說：「喂，你攪甚麼鬼的，五百元你叫我到那裏找，那裏找？」

「放心好了，我把它送給你。」他點燃了一支香烟，然後遞一支給我。

「我真不明白你，五百元不要，反而送給我？」我接了香烟，驚訝地說。

他大聲說：「珍珠不能拿來餵豬，藝術品是應該留給知音者的！」他使勁地抽了一口烟，又使勁地把它噴了出來。

馬來西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馬華立學堂

